

回首來時路一

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二)

王立楨

提 要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天氣預報是：能見度三至五哩，一千二百呎疏雲，八千呎疏至裂雲，陰霾，風向西北，風速八哩/時。

一架編號為1004的雙座經國號戰機(IDF)正緩緩的滑向清泉崗基地的36號跑道，緊隨在後的是一架擔任伴隨任務的F-5F戰鬥機。自從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第一架IDF原型機出廠並於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首次試飛之後，IDF在清泉崗基地已經完成了超過兩百次以上的試飛任務，所以當天那架雙座的IDF滑向跑道之際，基地上許多人都以為那又是一次例行的試飛，但是那天的飛行卻是一次非常特別的任務，因為那架雙座機除了前座的試飛組組長吳康明上校之外，後座還坐著當時中華民國國軍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陳燦齡上將。

第四章 從軍之路：城固—昆明

民國32年夏天，抗日戰爭已經進入到第六年，那時因為戰爭的關係全國的交通都非常的不便，在這種情況下空軍所招收的飛行生就不是以錄取的時間作為編班的標準，而是以向空軍官校報到的時間作為根據，所以當陳燦齡及西北工學院的另外五名同學(何靖治、楊守田、王銘、張濟英及南萍)通過空勤體檢之後，所收到的錄取通知單上只是註明著「憑單向漢中總站領取路費，並盡速前往雲南昆明巫家壩向空軍官校報到」。

為了能早日到昆明去報到，陳燦齡這一批六位同學就顧不得只差幾天就將舉行的期考，而立刻向學校申請辦理休學手續，並在幾天之內就離開城固前往漢中。在那裡他們

每個人都領到了一筆為數不少的旅費，雖然那筆旅費是包括了由漢中到昆明的長途汽車費用再加上一路的住宿及餐飲費，但是漢中總站的站長卻很體恤的將他們安排搭上一輛由漢中前往四川成都的空軍運油卡車，坐在無棚運油卡車的後面是比不上長途汽車的座椅舒服，然而對於那些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來說，他們都是寧可省下車費而不在于卡車的顛簸！

那時整個社會都知道飛行人員對國家的重要，而在當時全國的軍人當中，飛行員的比例是相當的低，所以雖然陳燦齡他們只是剛通過空勤體檢的飛行生，但是在許多人看來他們已是如假包換的準飛行員了！就在這頂光環下他們一路上不論是住宿或是用餐都得了不少方便。

漢中到成都只有三百多公里的路，但是因為一路崎嶇難行，他們那輛卡車竟然走了四天才抵達。那裡是他們那輛運油卡車的終點站，所以在抵達成都的雙流機場之後，他們必須再等另一批前往昆明的軍車，而雙流機場的辦事人員也不確定哪一天會有車去昆明，只告訴他們最好每天去查一下，在等車的那段期間內，陳燊齡住進了城裡舅父家，其他幾位同學就住進了當地的空軍新生社。

自從舅父一家搬離北平之後，那是陳燊齡第一次與他們見面，再加上當時二哥也住在舅父家中，所以在等車的那幾天當中，陳燊齡興奮的像是又回到童年與表哥表姊們在一起的時候，每天在一起卻有聊不完的話似的，而表兄姊們也在那幾天內帶他玩遍了成都附近的名勝，唯一遺憾的是那時沒有時間到灌縣的空軍幼年學校去探望一下顯甲表哥。

在成都待了十多天之後，終於等到了另一批前往昆明的軍車。於是在一個多霧的早上，陳燊齡拜別了舅父一家，踏上了前往昆明的卡車，看著在空軍新生社前面送行的二哥、表哥及表姊們，突然間他感到了一股莫名的悲傷，那並不是純為了親人的別離，而是因為他已意識到這次遠行他所放下的並不僅是親情而已，他更放下了他純真青少年的過去，在他前面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未來，從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已將此生完全交給了國家，他不知道他個人的力量在這抗日的洪流下會有多少作用，但是他知道他將會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

坐在卡車後面看著前面綿綿不斷的山

嶺，陳燊齡突然想起了以前不知道在哪本書上所讀到的那句「一劍登前程，極目盡關山」，那是當時他心境的最好寫照。

在由成都到昆明的這一段路上，陳燊齡親身體會到了李白的那句「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雖然李白所寫的那段蜀道並不是由成都到昆明的這段，但是看著卡車在群山峻嶺間迴轉著前進的狀況，他可以想像到一千多年之前李白所走的路勢必和這段山路不相上下。

離開成都四天之後，卡車安全的抵達了昆明，司機將他們直接送到位於巫家壩的空軍軍官學校，當卡車進入空軍官校的大門時，陳燊齡看到了大門邊上的兩行題字引起了陳燊齡的注意，「升官發財另走別路，貪生怕死勿入此門！」

剎那間一股激動的情緒充滿了他的心懷，升官發財是他在那個年紀從來沒有想過的事，而自從決定放下書本從軍報國之後，生死更是不曾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現在看到那兩行字後，他更覺得自己選對了路！

從軍之路：昆明—入伍訓練

當陳燊齡那批六位同學到達昆明巫家壩的空軍官校報到時，註冊組裡的一位辦事員告訴他們那時17期尚有三個名額，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讓他們之間的三人先進入17期，而另外三人則必須等前來報到的人湊滿150人之後再編入18期。他們聽了之後因為誰都不願意和大家分開來提早入伍，所以就在那三個名額的機會讓給了比他們晚到一天的另外幾個人，多少年之後他們那六個同學每次聚到一起談到這件事時，都會開玩笑的說如果早

知道空軍中對期別那麼重視的話，那麼說什麼也不會把那個機會平白的讓給別人！

既然他們六人之間沒有人願意加入17期，他們就成了18期最早報到的六個人。那時也因為17期正在官校校本部受訓，而校本部內並沒有多餘的校舍來安置他們這些下一期的學生，所以學校當局就將他們幾個人安排到學校附近位於小板橋的一座廟裡暫時住下。

在小板橋等開訓的那段日子其實和在大學裡沒多大分別，雖然已經換上軍裝，但是學校方面並沒有對他們進行軍事管理，只有在內務方面被要求每天早上將棉被疊成豆腐乾似的方塊，另外就是開始吃空勤伙食，雖然沒有每天大魚大肉，但是比起在西北工學院時的醃蘿蔔及白飯要好的太多了。

當前來昆明報到的飛行生人數接近到150員之際，17期的學長們也完成了在巫家壩的入伍訓練，於是就在17期學長離開昆明前往印度腊河開始飛行訓練的時候，陳燊齡那批在小板橋「暫」住了兩個月的學生們就正式的編成空軍官校第18期，並遷入校本部的學生宿舍。

18期的同學中包括了由全國各地招考而來的大學生，他們雖然來自不同的背景，但是對航空的熱愛及胸中的愛國情操卻是一致的。那時同學中雖然沒有分派系，但是一開始似乎常聚在一起的同學們都是有相似的省籍或成長背景，所以同學中就不成文的有了「北方幫」、「上海幫」及「南方幫」。在那群北方同學當中，陳燊齡認識了由西北農學院來的劉鳳紀，東北熱河來的張汝誠及也

是由北平出來的王良榘，他們日後都成了相當要好的朋友，這其中除了王良榘在剿共期間作戰陣亡之外，張汝誠，劉鳳紀及陳燊齡在三十年後竟成為18期在空軍中少數能昇到少將聯隊長的僅有三人。

那時空軍官校的校長是由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兼任，但是因為他長期不在校內所以學校裡的所有校務都是由教育長劉牧群上校主持，他是早期雲南航校出身的傑出軍人，當時身為官校學生的陳燊齡對劉牧群上校的印象只有一個字：「帥！」那並不光只是他的容貌及氣質，他的那股大將之風的氣質更是讓那群學生們折服。

但是在當時學校內與學生們接觸較多的卻是教育處長陳嘉尚中校，中央航空學校第一期畢業的他可以算是中央空軍的元老，而他雖然身居中校處長高職(當時空軍的官階比陸軍要高兩階，所以空軍中校等於陸軍少將)卻又沒有一點官架子，對任何人都是相當的客氣，他那經常面帶微笑的臉孔更是讓學生們直覺的想與他多接近。

當時空軍官校的入伍訓練包括了學科及術科兩項，學科是三民主義、一般軍事概念及空軍常識，是由一位官校10期的學長徐世友中尉擔任講解，術科則是純粹的步兵操典，由陸軍的方福來上尉擔任訓練。

正式開訓之後，他們那些由大學考入軍校的學生們立刻就感受到了軍事教育的震撼，因為由第一天開始，學校方面就刻意的將他們一身的書卷氣質完全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另一股軍人特有的陽剛之氣。在短短的幾天之內他們就感受到了許多方面的變化，

這包括了：

儀容方面，學校將他們的頭髮完全剃去。

服裝方面，他們雖然已經穿了兩個月的軍服，但是現在被要求在幾分鐘之內就必須穿著整齊後在操場集合。

動作方面，區隊長教他們站該怎麼站，走該怎麼走，坐該怎麼坐，但最重要的卻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完全服從是軍人的天職！

起居方面，完全規律化，每天定時起床，用餐，就寢。

內務方面，他們雖然在小板橋時學會將棉被疊成豆腐乾，但開訓之後他們必須在起床之後三分鐘內就將被豆腐乾疊好！

軍事教育裡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就在那一連串的訓練及磨練下，他們幾個人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之內像是脫胎換骨似的由一個文質彬彬的大學生變成了一個唯命是從的革命軍人！

那些嚴格的訓練除了是要養成他們服從的習慣及規律的生活之外，另外就是想藉著這嚴厲的要求來篩選出不適合軍事生活的人，所以那時幾乎每隔幾天就有一兩位同學會因為受不了軍事訓練的折磨而退訓。

那時學校有明文規定禁止學生們吸菸，但是在嚴格的軍事管理下，精神的壓力總要找管道發洩，於是抽菸就成了向權威挑戰的象徵，本來不會抽菸的陳燊齡就在入伍期間學會了抽菸，經常在休息時間與同學三五人躲到洗衣房去抽一根菸。

為期三個月的入伍訓練很快的進入尾聲，下一步就是前往印度的腊河開始初級飛行訓練。為了確定每一個學生的體格都能符合飛行的標準，在入伍訓練結訓之前學校對全體飛行生再度的進行了一次飛行體檢，這次陳燊齡站上磅秤時指針指的是52公斤，真如當初何靖治在城固時對張醫官所說的一樣：「讓他吃幾個月的空勤伙食下來體重決不是問題」。但就在他輕輕鬆鬆的通過體檢之際，卻有一些其他的同學在這一關被刷了下來，那些被刷下來的同學加上這三個月間被退訓的同學竟使18期由當初報到的150人只剩下120人結訓！

在飛機都還沒見到之前淘汰率就已高達百分之二十，空軍的淘汰率之大由此可見一般。

腊河—初探青雲路

在美國的租借法案下，抗戰期間中國不但由美國取得了飛機及大砲等戰略物資，更重要的是得以將飛行生送到美國，在毫無空襲的環境裡學習飛行。為了減少飛行生在美國的淘汰率，空軍決定在將飛行生送到美國



初級班時攝於印度腊河(Lahore)，左起陳德銘、徐寶泰、董汝泉教官、陳燊齡、陳耀雄。



初級班時攝於度腊河(Lahore)，左後起河靖治、楊守田、鄭廣華、張濟英、楊杰、鄧義持，左前起王銘、陳燊齡、張汝誠、南萍、王良桀。

之前先給予60小時的基本飛行訓練，將那些不適合飛行的學生先行篩選出來。在這種情形下，空軍必須找一個天氣良好及沒有敵情顧慮的訓練基地，以便在最短期間內將那60小時的基本飛行訓練完成，於是在美國的協助下中國政府與英國情商將我國空軍軍官學校的初級飛行訓練班遷往位於印度邦嘉布省的腊河(Lahore)，那裡屬於沙漠性氣候，雨量稀少，每天都是適合飛行的天氣，同時也沒有日軍空襲的顧慮，學生可以在半年內就飛完所有訓練課目。

民國32年12月中旬，18期結訓的120名同學被告知在幾天內就將搭乘美軍的運輸機前往印度，那時太平洋戰場上戰事正酣，一切資源都以支援前線為前提，所以他們那群非戰鬥人員就必須等由印度運送戰略物資來中國戰場的C-46貨機，在回程有空位時才能順便帶他們前往。而空軍當局為了分散風險，也將每架飛機上的學生人數限在20人，所以他們120位同學竟要分坐六架飛機離開昆明。

學校在他們出發前發給每一位同學一塊

一公尺見方的綠色棉布，那是因為當時國家經費不足，無法發給每一個同學一個背包來裝私人用品，所以就讓學生將自己的東西用那塊棉布打成包袱，雖然不是很理想，但是全體同學都背著相同的綠色包袱上機場時，卻也顯得相當的整齊。

在真正啟程那天早上，昆明機場停機坪上的六架C-46運輸機吸引了全體同學的眼光，雖然只是運輸機但是對那些飛行生來說卻是他們在地面所看到的第一種飛機，所以大家都興致沖沖的圍著那幾架飛機仔細打量著，在當時的眼光看來，C-46該算是一個龐然巨物，大家看著飛機似乎只有一個問題：這麼重、這麼大的一架飛機到底是怎麼飛起來的？

由昆明到印度的汀江雖然只有幾百哩的距離，但是卻是世界上最困難的航線之一，因為航線上要通過海拔兩萬呎左右的喜馬拉雅山脈，而且一路上全是古老的原始森林，根本沒有任何可供迫降的場地，所以萬一在半路上發動機故障的話後果是相當可怕的。二次大戰期間有超過五百架以上的飛機在這段「駝峰」航線上失事墜毀，直到近六十年後的今天在雲南西康一帶的山嶺中還會不時的發現當年失事飛機的殘骸，可見當時犧牲的慘重。

當天飛機剛起飛的時候，那些第一次坐飛機的學生們都爭著由窗口向外觀看翼下的景觀，陳燊齡也不例外的擠在窗口望著機外逐漸縮小的世界，那是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孔子曾說：「登泰山而小天下。」而那時他們飛的比泰山還要高出幾倍，所看到的

景象自然就更壯觀。陳燊齡坐在C-46的後艙裡，看著飛機快速的通過原野河川，毫無困難的飛越高山峻嶺，他突然體會到飛機已經將戰爭帶到另一個境界，這種由上而下，由天而地的空權已徹底的改變作戰的戰略與戰術，他非常慶幸自己能加入空軍以這種新式的空權力量來驅逐入侵的日寇。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的景象還沒看夠，飛機上的同學卻都開始昏昏欲睡，那是因為當時的飛機上並沒有加壓艙的裝備，對乘客也沒有氧氣供應，所以當飛機爬到一萬呎以上的高度時，乘客就會開始因為缺氧而昏睡，這種高空生理現象對於那些即將開始學飛的學生們來說是相當珍貴的一次實際經驗。

飛機在汀江落地之後，他們那群學生馬上被送到離機場不遠的一處叫Doom Doma的地方，他們將由那裡搭乘火車前往腊河，而那時也是因為戰事的關係火車班次大減，所以他們要在那裡等上兩天才會有前往腊河的班次。

那時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Doom Doma駐有許多英軍，等車的那兩天中國學生們就被安排住在英軍基地的帳棚裡。雖然是住在英軍的帳棚裡，但是吃飯時所發的口糧卻是美軍的罐頭，這種口糧對那群初次出國的學生們來說又是一個新的認識，中國軍人在戰場上什麼時候吃過那麼好的伙食？也就是那時他們知道了美軍的伙食並沒有空地勤之分，所有的軍人都是吃一樣的伙食，由這一個小地方他們第一次的體會到了美國的富足。

由Doom Doma到腊河也要有個三天的火車車程，而英國人控制下的印度也有相當深的種族與階級觀念，因此為避免不同階級的乘客在旅程中的互動，每一節火車車廂間並不相通，在這種情形下那段旅程就更顯的漫長，同學們每天就在車上玩撲克牌打發時間，一直到今天陳燊齡回想起那段火車旅程都還會覺得悶的發慌。

當官校18期的學生抵達腊河向官校報到之際，同盟國的聯軍已在太平洋戰場開始對日反攻，為了盡快將適合飛行的年輕人訓練成飛行員，空軍官校決定就由18期開始將初級飛行訓練的時間由60小時減少為30小時以配合在美國本土的訓練課程。所以當陳燊齡他們報到之後學校當局立刻將他們分組，並即刻開始飛行訓練。

那時空軍官校的慣例是由一位教官帶飛一組四位學生，陳燊齡與陳耀雄、陳德銘及徐寶泰等四位同學被分到董汝泉教官的那一組，董教官是官校12期的學長，個子不高是道地南方人的長相，他那滿口廣東腔的國語著實的讓在北方長大的陳燊齡在聽講的時候費了很大的勁兒，但是董教官的飛行技術卻是一等一的棒，尤其是飛起特技來有稜有角的更是讓陳燊齡他們那群初生之犢們佩服得五體投地，然而對那群學生們來說最重要的卻是董教官有著一副菩薩心腸，帶飛學生們時總是不厭其煩的將所有動作的要領仔細的講解清楚，而且當學生們抓不到要領而做不好動作時，他也會耐著性子重複的講解，而不會像有一些教官似的大發雷霆讓學生們嚇的更不知如何是好。

官校早期的飛行生們雖然幾乎都有大學程度，但是對於飛機這種科學化的先進裝備卻沒有任何概念。於是那些官校的飛行生們都是在汽車都不會開的情況下就開始學開飛機，而學校方面為了充實他們對飛機及航空方面的認識，也安排了許多相關方面的地勤教官來給他們講授一些航空機械，天文與氣象方面的課程，但是對於那些年輕的學生們來說真正的飛行課目總要比課堂上的學科理論要生動的多，所以在教室裡學生們專心的程度就要比在機場上差了許多。陳燊齡因為在西工時已經有了一年航空機械的基礎，所以他的學科成績在同學中始終是名列前茅。

在正式開飛的那一天，陳燊齡與同組的幾位同學穿著整齊的站在一架PT-17前面，注意的聽著董教官做飛行前的講解。初級飛行中的第一課是感覺飛行，那是教官帶著學生在指定空域中的自由飛行，讓學生們親身體驗一下飛機在空中飛行時油門與桿舵使用的份量對飛機操作的影響。

講解完畢後立刻開飛，陳燊齡在同組四位同學中拔得頭籌成為第一個隨著董教官升空的同學，在跨進那架黃色翅膀的雙翼教練機座艙之前，心中興奮得竟連摸著飛機帆布蒙皮的手都有些顫抖，那是他夢幻成真的第一步！

那天當陳燊齡隨著董教官駕著那架PT-17昇空之際，他真是被那種凌雲御風的感覺迷住了，雖然由昆明到汀江時已經搭過一次飛機，但是在這種沒有座艙罩的小飛機上的感覺和在大運輸機後艙裡的感覺是全然不同的，寬闊的視野讓他覺得自己真是翱翔在晴

空中的一隻蒼鷹，隨心所欲的在空中衝刺著，尤其是當教官將飛機交給他讓他體會一下操縱的感覺時，他更是亢奮到了極點，他輕輕的將駕駛桿向右壓去，飛機的右翼立刻下斜同時向右轉去，踏在舵板上的雙腳左右來回動一動，飛機也像是發嘍似的扭了一扭，那時他真是覺得他已和飛機結成一體了，而飛機似乎已不再是沒有生命的金屬與電線的結合，就像畫出來的畫不再是水彩與白紙，奏出來的音樂不再是五線譜和音符一樣！

初級飛行前幾課所教的不外是起飛、落地、失速改正及大小轉彎等基本課目，在帶飛八小時之後教官就開始讓那些表現不錯的學生開始單飛，而帶飛十二小時之後若教官覺得仍達不到單飛的程度時，就會遭到停飛的命運。陳燊齡在飛行時間剛滿八小時之後，董教官就將兩條白帶條栓上他的翼尖，同時拍了拍他的肩膀讓他單飛去。當他興奮的將那架艷黃翅膀的雙翼機飛進藍天的剎那，心中卻也有一些遺憾，他真希望自己的父母親能夠看到他在離家短短的一年半後已經能駕著飛機翱翔長空了！

在腊河的那段日子除了飛行及上課之外，並沒有太多的娛樂，學生們只有自己的想法子來消磨一下枯燥的時光。17期結業並準備前往美國受訓的時候，校方依照慣例要準備一個惜別晚會來歡送那些同學，在準備節目的時候，有同學要表演雜耍，也有同學講相聲，陳燊齡及另一位由北平出來的同學谷恒決定唱一段京戲的連環套來娛樂大家。

當時他們倆人決定由陳燊齡飾演黃天

霸，谷恒飾演竇爾敦，另外一位9期的學長李孟琦教官則負責胡琴配樂，機場裡的一位機械士在知道他們的票戲計劃之後也願意替他們以布料及彩紙來做戲服及靴子。就這樣他們幾個人也就粉墨登場的唱了一段，雖然比不上職業的水準，但是在那時腊河的環境下卻也贏得了滿堂的喝采。

年輕人永遠是有著冒險及好奇的精神，陳燊齡也不例外，在一次空域單飛的時候，他看四下並沒有其他的飛機，於是他將油門加滿，推下機頭，先讓飛機在俯衝加速的狀況下得到所需的空速，然後緩緩的將駕駛桿向後拉回，並一直保持著向後的壓力，飛機很聽話的仰首爬昇，然後在失速之前翻過頂點，作了一個很漂亮的筋斗，俯衝下來之後他又利用所得到的空速作了一個慢滾，改出來之後他正要繼續再作一些特技時，他發現有一架飛機由他的右後方飛了過來，他趕緊恢復平飛並向右轉去，他希望那架闖進他空域的飛機只是一個冒失的學生，因為教官曾多次囑咐過學生在單飛時不可以做任何特技，萬一那架飛機是教官所飛的話他可說是被抓個正著，結果那架飛機在接近他時他發現坐在駕駛艙裡的正是董教官，他趕緊將飛機向左下方俯衝並對著機場快速飛去，希望就此能躲過教官，但是董教官輕輕鬆鬆的就咬住他的飛機一路跟著回到機場。

落地之後他將飛機滑回停機坪，然後紅著臉靦腆著跨下飛機站在機旁，等待著教官前來處罰，這種違規飛行被抓到的話處罰的程度可大可小，情節嚴重的可以被停飛，即使輕的話最少也會被罰幾天禁閉，但是出乎

他意料之外的是董教官並沒有責罵他，也沒有將那件違規事件向上報，只是私下的告訴他雖然他的技術已經可以做那些基本特技，但是空中的紀律卻更重要，不遵守紀律的情形下除了會造成個人的傷亡，更會對國家的戰力造成損失。

那天陳燊齡牢記下了董教官對他的教誨！

30小時的初級飛行訓練很快的就在三個月內結訓，當初入學的120位同學中只有94人結訓，在結訓的同學中陳燊齡以學科，術科及操行的平均成績成為全期中的第一名，當時並得到一本精裝日記本及一個瑞士錶作為獎品。

從軍之路：印度—聖塔安那

在19期的歡送驪歌中，18期的同學再度搭上火車離開了住了四個月左右的腊河，前往孟買，他們將在那裡乘船前往美國。

孟買雖然不是印度的首都，但卻是印度的第一大城，二次大戰期間由歐美本土被派到遠東戰區的英軍及美軍都是先到孟買，然後再前往各個不同的戰場，所以當時在那裡駐紮了許多不同國籍、軍種的軍人。

當時孟買與美國之間的交通相當頻繁，幾乎每隔一個星期就有一艘輪船前往美國，但是當陳燊齡等八十幾人抵達孟買時，當地掌管運輸的美軍指揮官卻將他們安排在一個多月之後的一班輪船，所以他們那群學生們就臨時被安排住進了市區旁的一個帳棚營區內。

住進帳棚區後，一切就又像在Doom Doma時一樣，不同的是現在住在市區旁邊，

每天又有三元美金的差旅費，所以那群學生們每天都成群結隊的到市區內去閒逛，沒想到就是因為太閒了，有些人竟在閒逛時出了亂子。

那天是有幾個同學結夥出去逛時，看到了一個游泳池，入口處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只限白人及盟軍」(White and Allied Soldiers Only)。印度本來就熱，加上偏高的溼度更讓那池碧藍的水看起來讓人心動，於是他們幾人就想買票進去，沒想到賣票的人竟因為他們不是白人的關係不賣票給他們，當時一來是言語不通，再加上那個賣票人盛勢凌人的態度，那幾個同學竟衝進去將賣票的人及其他幾位管理人員拖出來狠打了一頓，等警察趕來時，他們那些人已經脫下衣服在游泳池裡玩水了！警察本來是預備將他們抓起來帶回警局的，但是看著聞訊趕來的眾多學生，臨時改變主意，只希望他們馬上離開游泳池就好了，然而當時的學生隊長鄧義持卻連這也不答應，他以流利的英文向警察表示入口處的牌子上清楚的寫著歡迎白人及盟軍，他們雖然不是白人但是卻是貨真價實的盟軍，如果警察認為他們不是盟軍，請用筆寫下來，他會馬上將所有同學帶走。警察們聽到這一條件後，都傻了眼，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警察敢寫下那些中國空軍官校的學生們不是盟軍，於是那群學生們就大大方方的在游泳池內享受了一個下午。

陳燊齡那天雖然是在後來才趕到游泳池邊，並沒有出手打人，但是他覺得如果當時他在場的話他也會毫不遲疑的加入群架，也是那時他體會到雖然凡事要講理，但在這個

弱肉強食的世界裡，一定要有相當的實力在後面作後盾，講理才會有用。

打過那場群架之後，表面上是中國學生佔了上風，但是幾天之後英軍在孟買的指揮官以中國學生的船期尚需再等兩三個星期，而市區內的帳棚將另有其它用途，因此將中國學生遷至市區之外的另一處帳棚區內。那個新的營區不但離市區較遠，而且是在義大利戰俘區旁邊，這一下子所有的學生們都憤怒的不得了，吵著要和英軍指揮官理論，但是英軍卻在這時非常客氣的說是因為進出的軍人太多，市區內的營區是要留給剛下船或是即將上船的軍人專用，至於新的營區位於義大利戰俘營的附近並不是刻意的安排，而且也有許多英軍也是住在戰俘營的旁邊，所以大家體諒，這些話雖然說的合情合理，但是大家都認為這次遷移和打的那場架有直接的關係，而英國人這種態度卻讓那群中國學生學到了另外一種處理事情的方法。

也就是在等船的時候他們由新聞廣播中知道了盟軍已在歐洲大陸的諾曼地登陸成功，這是一個相當令人振奮的消息，那時美國的戰略是先歐後亞，在歐洲戰場上得利的消息意會著全力打擊日本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陳燊齡及他的那群同學們更是迫不及待的想早日學成歸國，在抗日的大業上獻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民國33年6月中旬，空軍官校18期的同學們接到孟買美軍運輸部門的通知，兩天後他們將搭乘一艘由法國客輪所改裝的運輸艦啟程前往紐約。

搭乘輪船對於那些中國學生來說也是

一種相當新奇的經驗，因此大家在上船安排好行李之後都迫不及待的在船上各處走動參觀，那艘輪船三萬多噸的排水量在當時來說算是相當大的一艘輪船，雖然船齡老舊，而且客艙裡都是一排一排的上下兩層單人床，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它在戰前雍容華貴的過去。

那艘輪船因為是由美軍徵調，所以船長是一位美國人，而所有的工作人員卻仍是原來的法籍船員，雖然那時戰事正酣但那些法國船員卻仍保持了原來的浪漫生活氣息，船上法國廚子所做的精巧法式點心不但讓那群中國學生大飽口福，一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許多同學再談起那段漫長的海上之旅時，都還會提起那美味的法國點心。

船上雖然有電影院及圖書館，而且同學們都必須輪班在廚房裡擔任Kitchen Police(雖然美而其言的是Police，但是實際上卻是做擦盤子洗碗及端盤子等的打雜事項)，然而在旅途中仍然會讓那群學生們悶的發慌，所以領隊陳德拯少校就請隨行的翻譯官替學生們開了「英語會話班」，替學生們補習英文，但是似乎實效有限。

那段航程的第一站是南非最南端好望角的開普敦港，當船剛靠岸的時候那群中國學生們就迫不及待的趕著下船，一來是因為已經在船上悶了十多天想趕快下船踏上久違了的陸地，再來也是想趕快找一家中國餐館來打個牙祭，他們雖然都會開洋人做的飛機但是對西餐卻仍然不敢恭維。

因為開普敦位於南半球，氣候和北半球剛好相反，所以當輪船離開孟買時還是盛

夏，10天之後抵達開普敦時已是南非的冬天了，幸好它的冬天沒有中國那麼冷，但是穿著夏天制服的中國學生們卻還是需要添一些冬裝，因此大多數的同學們都在下船的第一天就去買一件夾克或是毛衣來禦寒。

那群學生們在南非除了購買冬衣之外，買的最多的就算是手錶了，那裡的名牌手錶(如Omega、Cyma)價格比國內要便宜一半以上，許多學生都買了不只一個錶，陳燊齡也在那裡買了一個奧美珈的手錶。

因為依照航程計劃，那艘船在離開南非之後將橫渡近五千海裡的大西洋，所以在啟程之前那艘船在開普敦停了10天，不光是為了加油添料，更對機件進行了詳細的維修。

大西洋的風浪要比前一段航程上的風浪要來的兇猛，船一離開南非之後許多同學就被風浪折騰的躺在床上無法起來，陳燊齡只有在出港後第一天稍感不適，幾天之後以後就完全習慣了。此後他不但要照班表來擔任Kitchen Police更要替那些無法起床的同學們執勤，不過這也替他打發了不少船上的無聊時光。

經過大西洋上十幾個日出日落之後，他們抵達了巴西的黑西飛港(Recife)，那裡是他們這段航程中唯一的一個非英語系國家。雖然他們在靠岸的一天多當中曾下船觀光，但是因為沒有人聽的懂當地的葡萄牙語，因此對那個國家並沒有留下太多的印象。

離開巴西之後，船直向北開駛向這段旅程的終點—紐約市。那群中國學生那時已在船上住了三十多天，電影院裡相同的電影已經不知看過了多少遍，每天千篇一律的海

天景色也不再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只希望能早日抵達紐約結束這段似乎永無止境的航程，而陳燊齡在這最後一段航程期間仍是很用功的跟著翻譯官學習英文，因為他知道在美國開始受訓之後，英文將會立刻成為唯一的溝通工具，「工欲善必先利其器」他必須在開訓之前把握每次機會學好英文。

紐約的自由女神銅像是美國人所堅持自由與民主的象徵，同時也是他們這段漫長旅程最後的終點。他們那艘輪船在通過自由女神銅像之後，在紐約中城(Midtown)的客船碼頭靠岸，下船後在碼頭接待他們的連絡官們並沒有給他們任何喘氣的時間，立刻就安排他們前往中央車站搭乘火車前往西海岸的聖塔安那(Santa Ana)，所以他們對紐約的印象就只限於自由女神，摩天高樓及中央車站，完全就是風景明信片上的印象。

美國東岸到西岸有三千多哩的距離，火車雖然快卻也要七天才能抵達。他們一路看著窗外的安寧富裕的農村景色，深深的讓他們體驗到了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在所有的參戰國內大概只有美國絲毫沒有受到戰火的波及，唯一讓他們感覺到當時戰爭氣氛的就是每個車站裡都貼滿了要人們踴躍購買戰爭公債及要求人們隨時保密的海報。

由紐約到聖塔安那一路他們只在聖路易市(St. Louis)停了四個鐘頭，在那裡由美國的軍人之友社(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 USO)安排到當地的青年會(YMCA)去洗了個澡，在哪裡他們第一次的享受到了無限量熱水的淋浴，這對那些學生們來說又是一種新的認識，美國那時的生活品質是遠遠的超出

了他們所能理解的程度。

Santa Ana是美國陸軍航空隊(Army Air Corp)在西海岸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入伍訓練基地，在那裡受訓的學生包括了美國本地的入伍生、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生及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生，全部受訓的學生總有幾千人之眾。

當陳燊齡隨著十八期的同學在1944年的8月底向Santa Ana基地報到時，17期的同學仍在那裡尚未完訓，所以在那裡光是中國學生就有兩百多人，全部的中國學生們都被安排住在同一個營區的營房內。

報到之後所有的學生都領到了兩套美軍制服，雖然那些制服都是前期學生穿過的，但是經過漿燙過之後穿在那些中國學生身上仍然挺拔，那些一年前仍是文學校學生的大男孩們在經過近一年的軍事訓練之後，再穿上筆挺的軍裝之後更是有了一番威武的氣息。

在Santa Ana所受的入伍訓練幾乎就是昆明入伍訓練的翻版，每天都是出操、上課，所不同的是在Santa Ana時所有指令下達及課堂傳授全是以英文進行，這對那群中國學生來說是有些吃力，陳燊齡因為一直都在努力的研習英文，所以在聽課的時候要比一般同學輕鬆許多。

剛開始受訓的前六個星期沒有任何休假，就連週末都必須留守在軍營內，不過美軍也會體諒那些由中國來的學生們，在開訓的第一個月內就安排了他們到洛杉磯市內去觀光，同時也帶他們到好萊塢的製片場去觀看拍片實況，只不過參觀的那天並沒有遇見

任何的明星。

Santa Ana的基地指揮官在每個星期六早上十點都會舉行一次大閱兵，將所有受訓的學生們集合起來以分列式通過閱兵台，雖然這沒有任何競賽的意味，但是在幾個不同的國籍及期班同時參加閱兵的行列，各個期班及國籍之間都有著一種競爭的心理，希望自己的團隊能夠表現的最好。那時英軍及美軍的出操訓練方式並不包括踢正步(Goose Step)，而中國軍隊因為在戰前有一段期間是接受德式的訓練，所以就保持了德軍的正步操典，在Santa Ana受訓期間每次週六閱兵中國學生們在通過閱兵台時都以踢正步通過，樂隊也在中國學生通過閱兵台時改奏那時在國內盛行的義勇軍進行曲，在雄壯的軍樂及抖擻的正步之間中國學生竟在每次閱兵時得到最多的掌聲！

在經過了三個月的入伍訓練之後，18期的同學們又揮手告別了Santa Ana基地，他們搭上了卡車前往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在那裡他們將再度的開始初級飛行訓練，學習他



攝於美Tucson的Marana基地，時為中級班左起何清治、陳燊齡、南萍。

們都已單飛過的PT-17初級教練機。

從軍之路：得遂凌雲願

自1941年美國向軸心國宣戰之後，美國陸軍航空隊因為一時沒有足夠的飛行學校來訓練迫切需要的飛行人員，因此和許多民間的飛行學校簽約來代訓飛行生的初級與中級飛行訓練，在這種情形下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雷鳥基地，就變成了一頗具規模的空軍訓練基地了。

在雷鳥基地同時接受飛行訓練的除了美國陸軍航空隊及中華民國空軍官校的飛行生之外，還有英國及澳洲的學生，但是所有的受訓學生不分國籍而是完全按照開訓的時間編成不同的梯次，陳燊齡他們那批18期的同學們就被編成了45-B班次〔45是指畢業的年次，1945年，B是該年的第二班次〕。

雷鳥基地所使用的教練機也是PT-17，這對陳燊齡他們那群同學來說該是輕車熟駕，畢竟他們對那型飛機都已經有了30小時的經驗，然而就在大家認為一切都沒問題的時候，意外還是發生了！而且還是幾件相當離奇的意外事件。

第一件意外事件是在地面發生的，那時的PT-17因為並沒有啟動馬達的裝置，所以發動的時候必須兩個人合作，由一個人在發動機的左側用手來搖動發動機曲軸的連桿，而坐在座艙裡的同學則在轉速到某個程度時將磁電機電門打開，這樣飛機的發動機就會啟動。18期中有一位同學平時懶得替其他人搖曲軸連桿來開車，所以當那天該他飛行時也沒有任何同學來替他搖桿開車，他在沒有辦法的情形下只得自己設法開車，他先將

磁電機的電門打開，然後自己跳下飛機去轉動曲軸連桿，他本來想的是在發動機啟動之後再趕快跳進座艙，沒想到他剛搖了幾下發動機就啟動了，螺旋槳一開始轉動之後因為起落架前並沒有設輪檔，所以飛機立刻向前滑出，那位同學根本沒有機會爬回座艙就眼睜睜的看著飛機向前衝去，並撞在一架停在前面的飛機上，幸好那架飛機上並沒有人，而且這架飛機的油門也只是設在慢車的位置上，所以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事後美軍的失事調查小組發現事情的真相後，真是覺得啼笑皆非，只得建議以後同學間需要多合作，畢竟軍人在戰場上是不能單打獨鬥的，尤其是空軍更是需要合作的無間才能在戰場上取得最後的勝利。

另外一件意外是當一位美軍教官帶著林伯慶同學去做特技飛行時，竟在一個慢滾之際將林伯慶甩出座艙，林伯慶在天空滾了兩圈之後才發現自己已經在天空中變成自由落體般的向地面墜去，幸好他在驚慌中並沒有忘記跳傘的程序，伸手將胸前的降落傘拉環一拉，一朵白蓮似的傘就在頭頂上張開了，抬頭看到傘開之後林伯慶緊張的心情這才稍得放鬆，並開始享受那另外一種由空中俯瞰美國平原大地的樂趣。

美軍在這次意外事件的調查過程中發現，那天是因為林伯慶所穿的飛行衣尺碼較大，所以他就將袖子捲起來湊合著穿，沒想到在來回板動駕駛桿作特技時，捲起的袖口竟將安全帶的掛勾弄開了，安全帶開了之後剛好碰上教官作了一個慢滾，他就這麼鬼使神差的被教官甩出座艙。在這件事情之後

美軍特別要求所有中國學生在著裝時務必注意所穿著的衣服必須合身，以免再有意外發生。

這兩件事件中陳燊齡看到了美國人做事的敬業，他們並不因為林伯慶是一個學生，也不因為他並沒有受傷而將這件事了草結案，反而相當仔細的去查清每一個細節，這種精神是值得效法的。

18期的同學很快的完成了在雷鳥基地的初級訓練，這次所有同學全數通過了考核，沒有任何人被停飛，大家興高采烈的坐上卡車前往附近的瑪欒那基地開始中級訓練。

中級訓練所使用的飛機是BT-13型的全金屬單翼飛機，所飛的課目和初級飛行的課目極為相似，只是多了一項儀器飛行的課目。儀器飛行在那個時候還只是啟蒙時代，所有的儀器都是非常的簡陋，訓練時是由學生坐在飛機後座的一個緊密的罩子裡，完全藉著幾個最基本的儀表，如羅盤、高度錶、升降率錶及針球儀來控制飛機的動作，教官則坐在飛機前座完全目視外界，一來是觀察學生的飛行狀況，再來也是為了安全。

蓋罩子式的儀器飛行對於那些剛會飛行的學生們來說是一個完全新的領域，在沒有外界景象的參考下，本身對飛機狀況的感覺就有誤差再加上對儀器的不熟悉，就會產生錯覺，如果不是有教官在前座保險的話，很可能就會造成可怕的失事事件。

許多同學就是因為無法適應儀器及克服錯覺而遭到停飛的厄運，陳燊齡到達瑪欒那基地時一些17期的同學已經被停飛而在待命歸國了，這其中還包括了一位與他私交甚

好的金鐵侯同學，他們雖然不是同一期，但是從昆明入伍時兩人就已認識，一路由腊河到聖塔安那再到雷鳥最後到瑪巒那基地兩人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友誼，如今看到他默默的整理行李準備歸國，陳燊齡除了安慰的話之外，也將手腕上那隻在南非買的手錶脫下來送給了金鐵侯做為兩人相交一場的紀念。

在瑪巒那基地除了儀器飛行對於同學們來說是一個挑戰之外，氣候及作息時間也讓許多同學難以忍受，因為瑪巒那基地位於亞利桑那州南邊沙漠地帶，冬天奇冷，夜晚溫度常低到零下幾度，而每天早上四點半就吹的起床號更是讓有些同學們受不了，許多同學寧可躺在床上不去吃早餐，然後餓著肚子去飛行，就是貪圖多在溫暖的毯子裡多待一會兒。

陳燊齡雖然對氣候及作息時間也感到難以適應，但是他卻每天都準時的隨著起床號起床，因為他將這當成了一種挑戰，他必須讓自己戰勝一般人都有的惰性。

「逃避挑戰就是逃避成功！」這是二等學兵陳燊齡在那時就秉持著的信念，一直到四十多年後官拜四星上將時他仍然堅守著這個原則，此生中他沒有刻意逃過任何一個挑戰。

18期的中級飛行訓練在1945年1月結束，所有同學都通過了進度考試而進入高級訓練組，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學校將他們分成「驅逐組」及「轟炸組」兩組。陳燊齡及幾個較好的同學如張汝誠、張濟英、劉鳳紀及王良渠都被分發到驅逐組，他們受訓的地點又是在鳳凰城附近，但是這回卻是陸軍航空隊的

鹿克基地而不是雷鳥基地，轟炸組的同學則被派到德州西部的馬爾法基地去接受多發動機飛機的訓練。

高級飛行所飛的飛機是北美廠所製的AT-6下單翼全金屬教練機，不但馬力比以前所飛的每一種飛機都大，更配有機槍及炸彈架，幾乎就是一架如假包換的雛型戰鬥機，這讓他們那群初生之犢在踏上飛機的時候無不興奮的手舞足蹈。

高級訓練主要的訓練課目是編隊、儀器飛行、夜航、特技、長途及空地靶射擊及炸射，這些課目對於初學飛行的人來說都是相當刺激的，所以每一個同學都是卯足了全力來學習，尤其是空地靶訓練時，更是把目標都當成日軍的飛機與船艦，希望能早日在自己強大的火力下，將侵略者趕出中國的國境！

就在這種激烈的學習環境下，有一位同學竟將教官所飛的拖靶飛機擊落了。

那天是由任錄教官〔17期〕飛著一架AT-6在鹿克基地以東的沙漠上空拖著一個飛靶來訓練學生的空靶射擊，楊杰同學飛著另外一架AT-6在後面進行射擊時，因提前量太多竟將拖靶的飛機擊中，當他看著拖靶機拉著一縷黑煙向地面墜去時，心中的震驚是無法以筆墨形容的，幸好任教官並未受傷而且飛機尚有足夠的高度讓他可以從容的跳傘脫離飛機，楊杰看著任錄教官掛在降落傘下冉冉下降時，心中驚亂的情緒才稍微穩定下來，他這才想到該向基地報告拖靶機已被他擊落，教官已經安全跳傘。

基地的塔台在接到楊杰的報告之後立刻

派出另外一位美籍教官駕機前往任教官跳傘的地點，在發現任教官已經安全著陸後，那位教官低空飛過任教官的著陸點並投下幾瓶水及一張便條，告訴他在原地等候，救護車將會盡快的前往營救。

雖然說是盡快前往，但是廣闊的沙漠竟也讓救護車走了將近兩個多鐘頭才到達失事地點，幸好有先前投下的那幾瓶水止渴救急，並有保險傘用來遮陽，要不然在炙熱的太陽下曬個幾小時之後任教官非得中暑不可。

楊杰在經過這件事情之後，頓時變成基地中的名人，再加上他是中德混血的身分，外貌傑出，所以很快的連同一基地受訓的英國及澳國學生都知道知道有一個長的像白種人的中國學生在訓練時就有擊落一架飛機的紀錄，當時甚至有人開玩笑的告訴他，畢業之後他只須再擊落四架飛機就可以成為空戰英雄了(Ace)。

這件意外事件經過美軍調查的結果是因為楊杰在開槍時將飛靶的前置量計算錯誤，因此射出的子彈超前而將拖靶的飛機擊中，這在受訓的學生來說是屬於可以原諒的錯誤，因此並沒有對楊杰作出任何處分，而萬幸的是超前的子彈並未擊中駕駛艙，任教官才躲過一場浩劫。

飛機是一種科技化的產物，然而操縱飛機的手法卻是相當藝術化的，是須要有一些天份的。所以那些進入高級訓練班的學生們雖然都通過了初級與中級的飛行訓練，但是在高級飛行的嚴格要求下，一些對飛行悟性較低的同學就在這段期間遭到了停飛的

命運，南萍、王銘及楊守田三個和陳燊齡一起由西北工學院出來從軍的同學，就先後的在高級飛行訓練期間因為跟不上進度而被停飛，這其中南萍及王銘兩人還是第二次由飛行線上淘汰，他們先前曾在15期受訓時被停飛，沒想到進入18期後還是因為進度落後而被停飛。陳燊齡看著他們整理行囊準備離開鹿克基地時，心中真是非常的難過，他難過的是他可以將飛機飛行的原理以深入淺出的法子詳細的講解給他們，幫助他們通過學科的考試，但是他卻無法將編隊時油門的控制方法說給他們，來協助他們通過術科的鑑定，因為那全是靠的一種感覺，而這種對飛行的感覺就是一種藝術性的天份，是學不來的。南萍與王銘在離開飛行訓練班後都進入了航炸學校去接受領航與轟炸訓練，這樣雖然無法達到飛行的初衷，但是卻也不失是另一種接近藍天與報國的路子。

陳燊齡在那段期間不但在課堂上牢牢記住教官的講解，也在實際飛行中去體驗每個動作的竅門，更會聽取同學的經驗來修正自己的技術，因此他的成績在同學中始終是名列前茅，尤其是空地靶的射擊，他更在考試中贏得一等射手(Expert Shooter)的榮譽。

在經過了三個月的嚴格訓練之後，18期的22位驅逐組同學在1945年4月15日於鹿克基地結訓畢業，在這群畢業生中飛行成績最高分是蔡源敦，體育成績最高分是鄭吉勇，學科成績的最高分是胡其忠，而陳燊齡卻以三項平均最高分數取得了18期第一名畢業的殊榮。

畢業之前的一天下午，駐在鹿克基地的

中國學生總領隊王蔭華少校(航校五期)找陳燊齡到他的辦公室去談話。王少校先對陳燊齡在美國受訓期間的表現表示讚賞，然後直接了當的告訴他因為他優良的表現，空軍決定將他留在美國擔任20期的中級飛行教官。

陳燊齡一時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美國的生活環境要比國內好，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有一些同學的確是想要爭取留在美國的教官職位，但這並不是陳燊齡當初從軍的目的！他想的是結業後立刻回國參戰，將所學的技能直接在戰場上奉獻給國家，然而在這兩年軍事訓練之下也養成了他唯命是從的習慣。他不想在結業之後留在美國當一個飛行教官，然而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絕長官的命令，於是他極為婉轉的向王少校表示他非常感謝長官替他安排的出路，但是飛行教官最好是找一個飛行技術極為優秀的人來擔任，而他在18期戰鬥組的同學之間並不是飛行技術最優秀的人選，在同學間他只是取得平均分數的第一名，所以他請長官對於教官人選再加考慮。

五十多年之後(1997)王蔭華老師在美國加州聖荷西市接受筆者訪問時，仍然對陳燊齡當時的反應感到驚訝，因為這種留美教官的職位在那時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在這之前從來沒有任何一個被要求留下來擔任教官的人拒絕這種安排，但是他也很高興陳燊齡能作出這種決定，這表示空軍當局在頒發第一名的殊榮給陳燊齡時並沒有看錯人，他的那種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精神正是空軍官校在傳授飛行技術之外所要強調的武德！

留美教官一職改由飛行成績第一名的蔡

源敦同學擔任。

畢業當天中華民國航空委員會副主任毛邦初將軍專程由華盛頓前來鹿克基地參加典禮，他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將飛行胸章掛在那些畢業生的左胸前，同時並將中華民國空軍官校的畢業證書及准尉任官令發給畢業同學。

陳燊齡在拿到畢業證書及任官令的時候心中除了興奮之外，更是有著相當的感慨，他首先想到遠在北平家中的父母，他是多麼的希望他們也能在場分享他的榮譽，再來他也想到了國家在這麼艱苦的戰爭期間，仍然以不貲的代價將他們遠度重洋送到美國來接受先進的飛行訓練，如今他已通過每一關考驗而成為一個飛行軍官，此後將是他為國服務與獻出的時候，他深深知道飛行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行業，在美國訓練期間就有幾位同學因為飛行失事殉國，他不知道以後他日後的際遇將是如何，但是他知道他將會很用心的去執行國家所付與他的每一個任務。

那天他的心情正如某位同學在畢業紀念冊上所提的那幾個字：

「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

第五章 空軍准尉—歸國

高級班結訓畢業之後，驅逐組的22位同學被編入鹿克基地的部訓練隊(OTU, Operation Training Unit)接受為期三個月的部隊訓練，在這個單位所使用的飛機是在中國戰場上非常有名的P-40鯊魚式戰鬥機，其實這種飛機真正的名字是「戰鷹」(Warhawk)，但是因為陳納德將軍將飛虎隊所擁有的這型飛機的發



民國34年陳燊齡在美國時的官校畢業照左起孫佑國、王良桀、藍新福、楊杰、何銑、阮國珍、劉鳳紀、張汝誠、蔡源敦、左中起胡奇忠、陳耀雄、張濟英、石慶純、簡鴻鈞、盧錫良、張祖安、朱樑、陳彬榮、左前起任崇年、李麓英、江潛、鄭吉勇、應可勤、蘇嘯蒼、江定邦、陳燊齡、易炎。



民國34年陳燊齡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鹿克基地完成p-40機照(上排右起第三人)。

動機進氣口處都漆上鯊魚嘴的圖形，所以在中國戰場上這型飛機就又多了一個別名—鯊魚式戰鬥機。

P-40的性能真正說來並比不上日本的零式機，但是陳納德將軍深知孫子兵法的：「以己之長擊敵之短」，因此他根據這型性能發展出一套專門打擊日本零式機的戰法—「打了就跑」(Hit and Run)，利用飛機比零式機重的缺點讓飛行員由高處對零式機俯衝攻擊，開火之後絕不戀戰而是繼續俯衝脫離，

而這時飛機較重的缺點竟成為優點，因為它讓P-40的俯衝速度超過零式機而達到安全脫離的目的，在這種戰術下竟使得P-40創下了輝煌的戰果，使它在P-51稱霸歐洲戰場的同時成為中國戰場上的主力戰機。

P-40並沒有雙座型的機種，所以部訓練隊的教官只是先將P-40的性能講解給受訓的學員，然後再用AT-6來帶飛個幾趟，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就可以放單飛了。那時的陳燊齡雖然還不滿21歲，但卻已是三種機種及超過兩百個小時的飛行經驗了，所以教官在用AT-6帶了他兩個起落之後就讓他登上P-40開始單飛。

當他在第一次駕著P-40飛進藍天時，他不禁想起了幾年前在城固上空所目睹的那場空戰，當時那架飛機的每一個動作都深深的印在他的腦海，只是作夢都沒想到幾年之內他竟也可以駕著同樣的飛機遨遊長空了！

P-40的馬力比AT-6要大的多，所以做起特技來非常的輕鬆，那天陳燊齡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上空渾身解數的將所會的特技全都做了一遍，飛機也相當完美的配合著他的動作在晴空中畫下完美的軌跡，那時他真是覺得可以誇下海口的說：「只要碰上日本飛機，絕不會讓他活著回去！」

畢業任官之後每個月的薪餉立刻由原來的一個月五十美金加到一百三十五元，但是陳燊齡花起錢不但沒有感到富裕，反到覺得比以前當學生時還要緊，那是因為當學生時所有的開銷都是由政府供給，所得的五十美金純是零花錢。相形之下，畢業之後所有的開銷都必須自己花錢，住宿費、伙食費加上

洗衣、理髮及搭公車這些小錢加起來也是一筆相當的開支，而他們幾個北方同學又對軍官餐廳的西餐沒多大興趣，所以就經常的去光顧鳳凰城裡的幾家中國餐廳，再加上他們經常在晚餐時喝一些老酒來助興，這樣一來每個月到月底時就真會有青黃不接的時候。

5月8日那天陳燊齡剛剛飛完一個課目回到基地正要落地時，看到基地上到處都是人潮，似乎在慶祝什麼事似的，等他落地之後才知道德國剛剛正式宣布向盟軍投降了，雖然這對同盟國來說是一個上好的消息，但是身為盟軍一份子的陳燊齡卻像事不關己似的沒有麼太大的興奮，他關心的是在太平洋那一邊的另外一場戰爭，在那裡他的父母已經在日軍的控制下生活了八年了，他那時是多麼的希望能立刻回到國內，駕著飛機將侵略的倭寇完全趕出中國領土，他相信在日本向盟軍投降時他也會像今天基地裡的美國人一樣的狂歡。

雖然在部訓隊受訓的22位同學都是經過了千錘百鍊，也通過了嚴格高級組訓練的合格飛行員，但是在部訓隊期間仍然有2位同學遭到了淘汰的命運，然而那2位同學因為已完成了高級飛行訓練，所以在遭到部訓隊淘汰後仍被送到轟炸機組去接受多發動機的飛行訓練，後來結訓後成為轟炸機飛行員。

民國34年7月底，18期驅逐科的18位畢業生(蔡源敦及阮國珍兩位同學被留下來擔任後期同學的教官)收拾了簡單的行囊，在鳳凰城搭上了東行的火車前往紐約，開始了歸國返鄉的第一步。

這段車程雖然和一年多以前由紐約到聖

塔安那時走的路完全一樣，但是陳燊齡卻覺得一路上所看的及體驗到的卻和當初完全不同，一年多前美國仍然同時在兩個戰場上作戰，一路上處處都可以感受到戰時的氣息，而在回程時德國已經投降，雖然日軍還在作困獸之鬥，但是沿途上所見到的鄉村城市都已開始復元，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片欣欣向榮之氣，看到這種新氣象使他開始期望哪天在中國也能感受到這種氣息，就在那時他第一次覺得身為中華民國空軍，他的責任不但是要驅逐日寇，更重要的是在戰後將中國建立成一個富強的國家。

為了能讓這批剛剛畢業的空軍生力軍們能儘早的回到中國參戰，所以在他們抵達紐約之後，美軍決定讓他們搭飛機回國。因此他們在紐約下火車之後立刻被送到長島附近的一個軍用機場旁邊的過境人員軍營等候軍機。就是在他們等候軍機的第二天，他們由報上知道了美軍的B-29重轟炸機前一天在日本的廣島上空投下了一顆原子彈造成了巨大的傷亡，那是他們第一次聽到「原子彈」這種新型武器，當時就連軍營中的美軍都沒有人知道那究竟是一種什麼炸彈，但是由報上的報導看來那該是一種殺傷力極強的武器，因為僅僅一顆炸彈就幾乎將廣島市完全摧毀，看了這則新聞後大家都更直覺的認為日本軍閥的末日已是指日可數了。

在等了兩天之後，一架空中霸王型空運機(C-54, Sky Master)帶著他們18個初生之犢離開了紐約，奔向遙遠的東方，投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陳燊齡在飛機起飛之後一直望著在翼下逐漸縮小的土地，想著這近兩年

來在美國生活的種種，他深深的覺得在這段期間內他所學到的並不只是飛行而已，行萬里路的結果使他學到了處裡事情時如何的將眼光放寬，會由多方面的角度來看一件事，這對日後他對事情的判斷及處理上有著極大的幫助。

他們在離開紐約之後的第一站是位於加勒比海的英屬百慕達群島，在那裡他們只停留了幾個鐘頭將飛機的油箱加滿之後，立刻啟程飛往大西洋彼岸的葡屬亞速爾群島(Azores)。這兩地之間的距離超過兩千哩，以C-54的巡航速度來說也要超過14小時的飛行時間才能抵達，再加上飛機上的座椅是為了增加載重而採用的帆布椅，毫無舒適可言，所以在長時間的航程中對所有的乘客來說都是一段苦不堪言的經驗。

飛機在亞速爾群島落地之後，全體同學都是拖著極為疲憊的身軀踏下飛機，在當地的簡陋軍營住宿了一夜之後，第二天再度坐上同一架飛機前往摩洛哥的卡薩布郎卡(Casa Blanca)，這兩地之間的距離也是超過1,700哩，C-54也要飛超過10小時才能抵達，坐在飛機上望著窗外似乎沒有盡頭的藍天白雲，每個人的心中似乎都有「漫漫航程何時了，空速知多少。」的感覺。

在卡薩布郎卡落地之後因為要換另一架飛機繼續他們的行程，而另一架飛機卻還要等三天左右，所以他們就又住進了當地的臨時過境軍營。

沒想到三天的停留卻變成了十多天的滯留，這是因為第二天晚上發生了一件影響全世界的大事，日本在經過兩顆原子彈的攻擊

之後，於當天〔8月14日〕無條件的向盟軍投降了！當美軍的基地指揮官用擴音器向大家宣布這件大事之後，整個基地立刻翻騰起來，大家都狂歡的慶祝這最後的勝利，由日本侵華的918事變到德國的入侵波蘭，再到珍珠港事變美國參戰，整個世界經歷了十多年的戰亂，如今終於等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每個人因為戰爭而緊繃了幾年的心弦似乎在那一剎那間全都鬆懈了下來，大家在營區裡將所有能找到的金屬器皿都找出來敲打，來慶祝這難得的好消息。

然而陳燊齡在這狂歡的時刻裡心情卻是非常的矛盾，他雖然為盟軍的勝利感到高興，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為自己未能親自飛上前線將日寇趕出中國而感到遺憾，然而他也知道為了想滿足自己殺敵的慾望而希望戰事拖延下去是極其自私的想法，他應該像大家一樣的來慶祝這個最後的勝利，因為這也意會著他將可以很快的回北平家中去拜見睽違已久的雙親，想到這裡他也就很興奮的隨著大家去敲打著慶祝了。

日本投降後，所有的戰略及政策都隨著更改，那18位同學所感受到的第一個變化就是美軍所答應的專機被取消了，因為美軍一來忙著慶祝而將所有不重要的任務都停了下來，再來美軍也開始將人員及軍品運送回國，這樣本來安排運送中國空軍歸國的專機就被另派他用，而陳燊齡他們那群同學就必須在卡薩布郎卡繼續等著下一架次有空的飛機了。

卡薩布郎卡是「北非諜影」一片中故事的所在地，大家在當地停留期間都想去找故

事中的麗池(Ritz)夜總會，去看看當時英格麗褒曼與韓福瑞包格演出纏綿愛情的地方，但是夜總會沒有見到卻見到了另一個令他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地方，忘不掉並不是因為旖旎風光或是雄偉建築，而是他們見到了在這文明社會中存在的最悲慘及野蠻的行為。

那是因為當地的美軍指揮官看到那群中國軍官在那裡等飛機等的無所事事，所以就讓兩位美國憲兵陪著那群中國空軍軍官到到當地的「風化區」去參觀，在那裡他們見到了上百的裸體黑人女子站在一排一排的小屋子前，爭奇鬥艷的向往來的觀光客們招呼著，希望能有人會對她們發生興趣而可以有進一步的生意行為。據隨行的美軍憲兵表示，那些都是因有罪而被判刑的女人，她們所被判的刑期是可以易科罰緩，所以她們在服刑期可以從事色情交易，當所賺的錢可以付清罰緩的時候，就可以還回自由之身。

陳燊齡看著那麼多的裸體女人站在自己前面，不但沒有任何興趣，還有一些噁心的感覺，這並不是因為她們的膚色讓他作嘔，而是他想到了在這文明的世界裡，竟然還有這種法律條款，再者他也不信犯罪的人全是黑人，但以受罰的全是黑人的情況看來，那裡種族的問題該很嚴重，還有當地的指揮官竟會想到讓他們到這種地方來「觀光」，這種心態本身就是病態！他衷心的希望在這世界大戰結束之際，人們開始和平共處的時候也能開始注意到這些不合理的事情。

他們在卡薩布郎卡待了十幾天之後，終於等到了一架東行的運輸機將他們一夥帶到了埃及的開羅。在這個文明古國最出名的就

是在開羅郊外的金字塔及人面獅身像了，所以他們在下了飛機之後立刻參加了當地的旅遊團前往參觀。

沒想到由天空及遠處看來雄偉異常的金字塔，走到近處卻只見髒亂成一團的大石塊堆在那裡，那是因為那些石頭經過多年的風化結果已經失去了當年平滑的表面，只剩下堆砌在那裡參差不齊的石塊。而且有許多乞丐在入口處向觀光客乞討，給人一種相當不好的印象。

進入金字塔內部之後，隨著導遊手中手電筒的燈光踏著窄小的階梯向上攀登，在窄小的空間內因為沒有空氣調節的設備，所以空氣非常的悶，加上那時是盛夏，所以沒多一會兒每個人的身上就全被汗溼透了，等到進入塔內的墓室時，卻發現那裡空無一物，原來木乃伊已經被移至博物館內停放了。

由金字塔內出來之後轉到附近的人面獅身像處去參觀，在那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面的鼻子已經破損不堪，據導遊解釋說那是被拿破崙的軍隊用大砲將它打壞的。

在埃及等了幾天之後又搭上了一架飛機，又經過了十多小時的飛行之後降落在印度的喀拉蚩，那裡雖然是個美軍基地但是他們卻見到了幾乎有近千的中國空軍人員聚留在那裡，原來中華民國空軍第一個重轟炸機大隊—第八大隊—的30個機組在美國完訓後返國途中，因為飛機(B-24)的主權及一些行政問題始終沒有與中國政府談妥，所以就在那些飛機即將返抵國門之際被美國強制的留在印度，沒想到這麼一留就是十個月，那些主權與行政問題還沒談妥日本就已經投降，

空讓那些學得一身本事的重轟炸機組員們對著停在停機坪上的B-24嘆息。這件是讓當時只有21歲的陳燊齡深深的覺得不可思議，雖然行政方面的細節很重要，但是卻也不可忘記了事情的主題，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均衡，是要靠辦事者的智慧了。

除了八大隊的數百名軍士官們之外，基地裡另外還有16期及17期的學長，他們也在返國途中被留在當地，只不過他們是因為空軍總部決定讓他們在印度先行換裝P-51野馬式戰鬥機之後再回國，所以等陳燊齡等18期的同學抵達印度之際那裡的中國空軍人員已經有近千人。

困在那裡已經快一年的八大隊組員因為實在閒得沒有事做，竟有人開起餐館來做生意了，當18期的同學抵達喀拉蚩的時候，那個餐館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了，陳燊齡及幾個同學在喀拉蚩的幾個星期當中就經常的到那家館子裡去打牙祭。

民國34年9月下旬，滯留在喀拉蚩的中國空軍各單位都先後收到命令束裝回國，就連八大隊的重轟炸機組也收到命令整隊遷往上海江灣機場，看來兩國之間僵持不下的問題在日本投降之後都迎刃而解了。

9月29日星期六的中午，一架帶著18期同學的美軍C-54運輸機由喀拉蚩機場起飛前往中國的昆明，陳燊齡在飛機起飛之後一直望著機外的藍天白雲及遠處的重山峻嶺，幾年之前當他第一次搭C-46經過同一條航線時，他也是一樣的坐在窗口看著機外的景色，但是那時心中所想的只是單純欣賞景色及體驗飛行感覺，如今再度飛過駝峰時他已是一個

合格的戰鬥機飛行員了，心中所想的卻是往後人生的路途，當初離開昆明時有120位同學懷著同樣的凌雲夢，前往異國去學習新的技術，在激烈的競爭與考核之下，陸陸續續的有許多同學因為跟不上進度而先後被淘汰出局，這其中包括了與他一同由西北工學院棄學從軍的南萍與王銘，他們往後所走的將是與他全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而在他前面將又是一條什麼樣的路呢？驅逐日寇的大目標在他尚未踏上戰場之際就已落幕，他的下一步該是什麼呢？當然他也意識到他現在已是一個空軍軍官，在服從的天職下他其實並不需要擔心自己的下一步，在他目前的職位內他只要照著長官的指示將份內的事做好就好了。

飛機通過駝峰後開始下降高度，一抹藍色的湖泊在眼界中出現，陳燊齡知道那是昆明附近的滇池，見到熟悉的國土之後，他原本平靜的心情突然激動起來，一如在外多年的遊子突然見到家人一樣的興奮，他仔細的看著翼下漸漸擴大的田園，那是他所熟悉並熱愛的國土，在那片土地上有他童年歡欣的記憶，更有讓他日夜牽掛的雙親大人。在飛機的主輪擦上巫家壩的跑道時，他心中唯一的念頭便是希望能早日還鄉去拜見二老。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